

中

中国当代杂文丛书 第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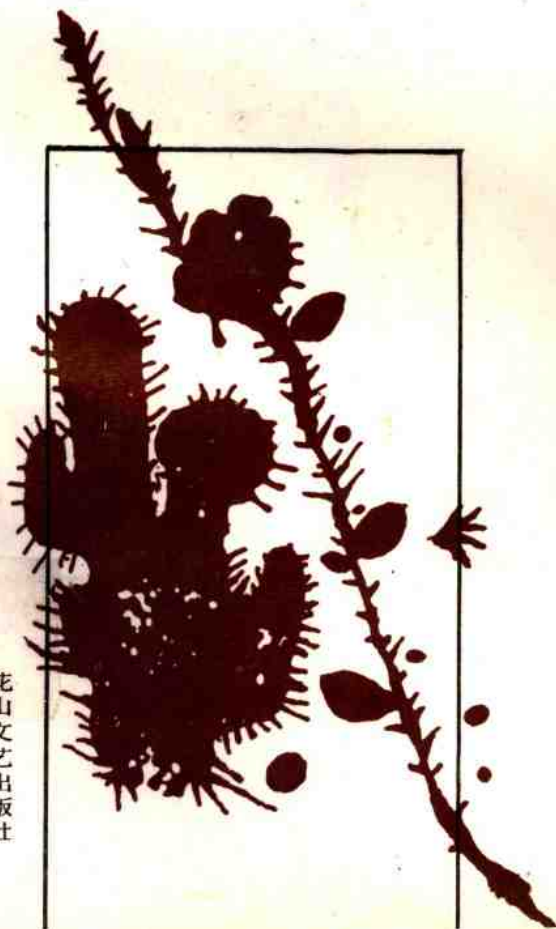


zhong guo dang dai
za wen cong shu

主 编 李志寅

路
滔
著

世态沉思录



花山文艺出版社

7/8

中国当代杂文丛书 第六卷

主编 李志寅

世态沉思录

路滔 著

中国当代杂文丛书 第六卷

主编 李志寅

世态沉思录

路滔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总参装甲兵部石家庄于休所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7.5625印张 160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定价：3.00元

ISBN 7-80505-230-1/I·224

作者小传

路滔，本名濮继红，男，1950年生于上海市一个炼钢工人家庭。中学毕业后，下过乡，做过工，当过教师，开过汽车。1969年参军，历任班长、排长、新闻干事、记者、编辑。

19岁开始写作，26多年来，先后在军内外报刊上发表了《被推延了十八年的审判》、《唱黑脸的“党代表”》等报告文学、传记文学，长篇通讯100多篇，杂文300多篇，以及若干社论、短论、思想评论等。著有报告文学集《祁连山的呼唤》、传记文学集《中国古代军事家列传》、杂文集《镜子·警钟·尺子》等书。他的杂文，常以小见大，因微见著，涉笔成趣，很受部队干部战士欢迎。我国当代著名杂文家、出版家曹彦修（严秀）同志，也曾撰文赞扬他写的杂文“思想内容（思想性）相当深刻”，能“从常见的现象中发挥出一系列深刻的思想”，“在全国中青年杂文作家中确是突出地有思想、有见解、读书又很多的一位。”

1984年11月，出席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大会，被授予“全国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现为解放军出版社副编审、《解放军生活》杂志副主编。

前 言

出书是件难事，出版一套丛书则更难。但杂文犹如野草，“春风吹又生”，她总是不顾周围的环境，顽强地生长。所以，杂文集子、杂文丛书，仍不断地被印发出来。真是道路虽坎坷，杂文日峥嵘。

一九八七年鲁艺书社成立之初，我们就有意将来能够出一套杂文丛书。多亏杂文界朋友们的大力支持，这愿望终于成为现实，应该向文友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这套丛书，由个人专集、地区或多人合集、杂文文论集三部分组成。个人专集，以出中青年杂文作家的作品为主，且致力推出已够出版水平，但又难于出版的个人第一本专集。多人合集，可以是一省一市的，也可以是全国的或专题性的选辑。要求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较好地统一。百花齐放，各抒己见，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时间性长，既有思想价值，又有文学价值。

我们希望得到全国杂文界朋友们的支持和批评，争取坚持一个较长时期，使这套丛书能够一卷接一卷地出下去。但愿这幅画卷，能够在中国杂文史上留下一道长长的光亮！

鲁 艺 书 社

序

一

前不久，有家新闻刊物派人来问我：“你的‘第一步’是怎么迈出去的？你在杂文创作上有什么诀窍？”

猛然接到这两个“？”，我显得笨嘴拙舌，就像是突然闯进了西瓜地挑瓜，大的、小的，熟的、生的，软的、硬的，甜的、苦的，不知该挑哪一只送嘴里。

细一想，清楚了，我较为像样的“第一步”，似乎可以追溯到16年前——那时，我已调到报社工作。一天，纯属“补缺”，我们的老社长（那是一位令人尊敬的1938年入伍的老报人）忽然点名要我写篇批判稿，内容：剖析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时间：三天交稿。不知为什么，那天夜里，小时常被父母讥为“憨大”（上海方言，即傻瓜的意思）、至今仍不知何为杂文的我，居然灵感大发：才扔掉了9个烟屁股，几千字的“杂谈”已一挥而就。后来这稿子竟在报上堂而皇之地登了一个整版！这一次，是不是我在杂文创作上走的“第一步”呢？——我说不清。反正以后，甜味儿尝多了，“路遥”这个名字，在西北部队的读者中似乎并不陌生了。

当然,我心中积淀多年的愤怒、苦恼、忧思、欢乐、憧憬……,自以为是真正达到“理性赤热的喷射”,还是在1976年10月当北京人纷纷涌到街头抢购三公一母的螃蟹之后。从那以后约有五六年光景,我写得勤,登得也多,既尝过真诚的赞扬给我带来的欢愉,当然,也碰到过诸多不快给我带来的难以言喻的苦恼。最头疼的便是找上门来质问:“喂,你这篇杂文写的谁?”困扰的收尾,自然大都是以我的一笑了之而了之,因为“憨大”自有“憨德”:没有的事,不胡诌!——即使是在杂文创作上,也不闯这盏“红灯”。

就这样,喜悦与苦恼如同车之二轮,驱使着我一篇接着一篇写,以至于有一度像是染上了鸦片瘾,三日不吸(写),六神不安。

终于,我明白了一条写作诀窍:诱惑人在文学殿堂上痴乎乎地不停迈出“第一步”的,不光是“甜”,有时也有“苦”,甚至还包括那些既不甜也不苦的“酸”、“辣”、“麻”、“咸”……

二

编完这本集子,恰巧是1988年春节。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这本书里的文章,几乎都在军内外报刊上发表过,其中,1981年前后写的收得较多些。

1981年,对我个人来说,实在是个“灾难年”:先是我的一个天真可爱的女儿突然患绝症夭折,接着,母亲黯然离世,老父一病不起,妻子撞断右腿……三灾八难,如雷击顶!当时,我心灵上的痛苦,难以用拙笔描述。在业余时间,我苦于学不会那种用“抠底”、“拱猪”、“侃大山”来

排遣内心苦痛的技巧，唯一的解脱方式，仅是找点闲书，坐在墙角像老鼠一样地啃、啃、啃；尔后，再用别人睡觉的时间，抓起四寸长的秃笔摇、摇、摇。时间一长，身后竟然留下了一串串墨滴。

于是，我要坦率地承认，这些“墨滴”，尽管后来有的被收入各种杂文集，有的被报纸、电台评为“好稿”、“优稿”、“优秀作品奖”，有的专著甚至还被文学评论家们赞之为“具有很强的思想辐射力”，但我自知，在痛苦的感情漩涡中，是很难写出什么像样东西来的。所以，现在一旦把这些针头线脑、废铜旧铁、土豆白菜之类的“小摆设”、“杂不溜”、“四不像”收集成册，总不免有些惴惴不安。说到底，我希望这本小书能成为青年们的朋友；当然，我并不自信所有的读者都会喜欢他。借用一位朋友的话讲：“投一石，若能激起几道涟漪或掀起一点小小的微波，我也就聊以自慰了。”

三

最后，作一点解释与自剖。

近些年，杂文界有些熟悉我、关心我的读者常来信问：“路遥，这几年怎么总不见你在报上写东西了？你现在是不是成天在睡觉？”作为一个作者，读者能经常记着他，问着他，推着他，在我看来，这实在是一种最高的奖赏。因此，别人完全可以想象出，当我看完、听完这些言词未必动听的“询问”、“叱责”时，是多么受宠若惊！

不过，也需要解释一下，这几年，我并没有“成天在睡觉”——这不是“王婆卖瓜”。所以在报端“露面”不多，

只是想有意识地让脑子冷一冷，坐下来认认真真看点书，补充点“热量”。我害怕“底气”不足的我，只是一味埋头写、写、写，会把自己弄得像只挤来挤去的牙膏皮，光出不进，最终落个皮囊空空。

这么说，是不是我已彻底与自己身上的“惰性”和“私我”拜拜了？当然不是。譬如：当北京大学敞开大门请青年作家刘兆林（小说《索伦河谷的枪声》的作者）去上学时，他果断谢绝了；而我虽年近“不惑”，据说还“著述甚丰”，却还为了能混到一张“金字招牌”——巴掌大的“电大”文凭，毫不心疼地耗掉了整整三年的业余时间，这是其一。真正的男子汉常把“枪打出头鸟”视为不凡的标志，碰到它连脖子都不抬一下；而我却把“枪打出头鸟”誉为“超级炸弹”，视为守恒定律，唯恐“红眼先生”哪怕只用眼角瞟一下，也会把我的天灵盖“瞧”碎，这是其二。鲁迅先生是我们民族说真话的猛士，他那大脑简直像架活脱脱的显微镜，“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而我呢，有时既怕“苍蝇”和“淋菌”把细菌传染给我，更怕制造或袒护“苍蝇”和“淋菌”的人冲着我“悄悄来一下”，叫我的日子过不安稳，这是其三。有这么三个毛病，自然笔头子也就忽勤忽懒、忽东忽西、忽锐忽钝，使关心我的读者着急了。唉，我太聪明了，也太不聪明了！今后怎么办？没说的，返璞归真——继续写！好了，杂七杂八，姑且作为序。谢谢你们——亲爱的读者。谢谢你们——一切关心我的前辈们、朋友们。

路 浩

1988年春节匆匆草于爆竹声中的北京平安里

目 录

序

高尔基为什么“沉默”？	1
察一察“疑似之迹”	4
“听话”二解	7
该不该“少见多怪”？	10
向“暗枪”开枪！	13
想起一位惨遭枪杀的士兵	16
对“求全”的断想	19
王崇伦的“绝招”	22
“起哄”浅剖	24
碰一碰“狠人”	27
为啥把香水倒进厕所？	30
奇怪的“评比标准”	33
想起了马周的资历	36
归来兮，见义勇为	39
阿Q精神不可万岁	41
“翻筋斗”的恶习何时了？	44
“王法”重于“人言”	46
赞“省长卖菜”	49

自来水为啥跑进了血管？	51
小心上当	54
“感恩”异议	56
还是“随便”一点好	59
“交畏友”杂议	61
猫捉老鼠的街头行人	64
别为走者讳	66
话说“怪癖”	68
新娘子能不能“乱”说话？	70
再谈“新娘子能不能‘乱’说话？”	72
三谈“新娘子能不能‘乱’说话？”	75
四谈“新娘子能不能‘乱’说话？”	77
反常的“嗜好”	79
“真话”引起的深思	82
“韧性”的力量	85
不妨搞点“突然袭击”	88
凭质不凭名	91
岂止“缺乏感情”	93
多读、多改及多跑	95
也谈“振兴杂文”	98
“争论”有感	101
从“看罗汉”说到“演旧戏”	103
你会“笑”吗？	106
大度——待人的美德	108
为“静悄悄发光”喝彩	111
戒掉李少白的恶习	114

“上海人不咋的”的启迪	116
关于“没人看见”的闪想	119
少讲一点“套话”	121
“扑克算命”信不得	124
争论上的是与非	126
“忍辱负重”赞	129
听闲谈有感	132
猿变人与人变猿	134
在“鬼”面前	136
奇怪的“联想”	139
读史漫记	145
看后、读后、听后乱谈	150
报刊点评一束	153
你认识你自己吗？	159
瑕瑜漫思	165
“上纲”发微	170
故事新编	174
生活，不能没有批评	179
“老实不客气地剥脱自己”	183
“责人”五题	186
当你听到“指责”时	190
“狂”？	193
驼铃为啥响得悠长？	194
曹操被涂成“白脸”寻根	195

眼睛比耳朵可靠	196
论办公室里“刮人”	197
“谦虚”的另一面	199
“打倒自己”	200
假如阿Q还活着	201
为“对台戏”辩护	202
遗憾的颠倒	203
他差点死于“听说”	205
少忌讳一点“骂”	206
快慢对照	207
少听“柳妈”的话	209
多一点“纯真”	210
“名”与“言”	211
举一反三	212
请主动“对号入座”	213
扭曲的“尺子”	215
何谓“脑子活络”？	216
“改过当如雷之决”	217
请刀下留情！	219
不能光看“哭穷”	220
根治“下不为例”别一种	221
你喜欢“儿子”吗？	222
如何布置自己的“家”	224
“园”的异化	225
非议“加罪名”	226
“空”与“扶”	228

高尔基为什么“沉默”？

翻阅旧书，脑子里常蹦出些令人费解的“谜”。譬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当年一出版，曾在整个苏联引起“强烈的轰动”。许多有名望的评论家争先恐后地为这本书喝彩，盛赞这本书在苏联是“为数不多的”。1935年，苏联政府还授予年轻的作者最高的、其他作家所不曾享受到的奖励——列宁勋章。

可是，我也曾惊奇地发现，正当此书盛誉鼎沸之时，青年们的良师益友、文坛泰斗高尔基却对此事一直保持沉默，始终没有对这本书作任何评论。

高尔基为啥沉默？——这问题曾引起我种种猜测，甚至对他还产生过“不敬”的想法。说来凑巧，近见某杂志上的一篇摘译，才使我“顿开茅塞”。原来，高尔基所以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未作任何评论，绝非出于“杂念”，而纯粹是担心“过分夸奖一个人，结果就会把人毁了”，使他们“第一次获得成绩后就长一个极其丑陋的‘自负的脓包’。”

在高尔基看来，扶持文学新人，理当注意两点：第一，不要把他们夸得“过早”，特别是在“第一次获得成绩”后，更要慎之又慎；第二，不要把他们夸得“过分”，“自负的脓包”往往正是滋生出于了格的、过分的恭维之中。后来，尽管

高尔基也承认奥斯特洛夫斯基“看来并不是这种人”。但是，正当年轻的“佼佼者”耳边掌声不断、胸口勋章耀眼时，高尔基能始终保持清醒的“沉默”，不“一窝蜂”地赶去“加温”，这确实是对青年作家真心诚意的“厚爱”。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正是高尔基的这种冷静的“沉默”，使得奥斯特洛夫斯基“心绪不安”，“逼”得他第一种版本刚问世，就又马不停蹄，精心雕琢，使原作日趋凝炼、刚健、醇厚。看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以成为惊世杰作，这里面也有着高尔基厌恶恭维的一大功！

法国著名作家列那尔说得好：“恭维像轻微的北风一样令人愉快，但是，它并不能使帆船前进。”话，虽然好懂，做，却是极难。不是么，直到如今，那些曾被高尔基厌弃过的“过分夸奖”，不还在人们眼前闪现吗？比如，有的人“初出茅庐”，稍有成就，便送给一大摞桂冠，演一出戏被誉为“新秀”，唱几首歌被吹成“新星”，哪怕就是刚写几行并不雅致的小诗，也会有人去写专访，发专论，甚至还要冠之以“出类拔萃的诗人”……封“爵”之早，令人汗颜！更为奇特的是，如果有谁对一些有严重错误倾向的作品批评一下，那就更不得了，你越批，他越捧；即使你批得完全在理，他捧得也毫不含糊，嗓门之粗大，用词之慷慨，大有“把死人吹活”之势！要是你批得稍有不当，那他捧得更是十分卖力、别出心裁，或写信鼓励，或致电慰问，或撰文声援，或掌声抚慰……霎时，被批评者简直被捧成了活脱脱的“英雄”！

说实话，每当看到、听到这一堆堆显赫赫、闹哄哄的“反批评”，实在令我怀疑：他们究竟是想“成人之美”，还是“拖人下水”？是“出以公心”，还是“另有所图”？当

然,有些人也许只是出于一时的认识偏差,而有些恐怕就是代表了一种错误的社会思潮,因为善意的、真诚的“反批评”,无须好话说尽,热汤浇身。“瓜甜说甜,瓜苦说苦”,这早就还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评判是非的“老规矩”。用同一标准去评价一部作品,即使难以做到“英雄所见略同”,那也决不该见到别人把它“贬进地狱”(其实也不尽然),我就偏要来个“捧上九天”!用这种态度去对待艺术,那无异于“枪毙”艺术;至于见到同志有严重错误,还硬要给他戴二尺五高帽、灌香喷喷米汤,那更是如同醉汉迈向崖边,还去一个劲地鼓励他:“冲上去!冲上去!冲上去!”……于心何忍!

鲁迅曾经形象地谈到吹捧的害处:北方一些河道,当初为了防止它溃决,壅上一点土;殊不料愈壅愈高,竟捧得河身比屋顶高得多了,一旦溃决,那祸害就更大。典型、人才、作品中的“决堤”,往往不也是萌芽于“壅土”之中吗?大寨,开初表彰一下也许是必要的。可是“桥夫”一多,“喇叭”越响,吹入云端,好话说尽,行啦!种地的标兵竟又成了夺权的“标兵”、斗走资派的“标兵”、批林批孔的“标兵”、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标兵”……“高大完美”,无所不包!最后呢,典型终于被“吹”到了不幸!相反,如果当初“谏”河泛滥,人们不去“壅土”,而去“挖底”,会是这样的结果吗?

说到底,我还是赞赏高尔基的观点:夸奖一个人,一忌“过早”,二忌“过分”。我们需要鼓励,但坚决不要那种以“打抱不平的姿态”出现的早“吹”滥“捧”!

1961年8月15日

察一察“疑似之迹”

自叹没有进大医院的福分，偶尔跨进三两次，有时还会生出一肚子闷气。

举个实例：昨天，孩子发烧 39°C ，并有些微微惊厥，见到此状，我心急火燎，抱起孩子就往医院跑。因为我记得，我的第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就是由这样的“微微惊厥”发展下去，最终导致了令人痛心的夭折。

然而，当我急步赶到护士办公室，向一位年轻女护士诉说孩子病情时，这位护士却是待答不理，反而有滋有味地与一位男同胞探讨着“怎么炸油条？”……

“同志，这孩子已经烧到 39°C 啦！”我心急如焚，一脸愁相。

“催啥？……”对方瞪眼了，接着，很不耐烦地朝我那孩子脸上瞥了一眼，摸了一下脑门，“刮”起我来：“不就是烧到 39°C 嘛，我们见多了，没事！”

哦，急了半天，原来“没事”！悬在我心间的一块巨石，“噹”地落了地。我有点不好意思了，准备抱着孩子返回。谁知，刚迈了十来步，突然，孩子翻白眼了！口中吐白沫